

楔子

桑靜獨自在秀水縣待了近一年後，終於下定決心到慕天城去。

她已經失去了猶如親姊姊般的袁秀熙，不能再失去哥哥桑默，他們是她在這兒唯二的家人了。

本名周靜宜的她，穿越過來已經有六年了，在現代她是三十歲的單身女性，在安親班當老師兼主任。

穿越來之後，她成了十二歲的少女桑靜，是袁府長工桑永福的女兒。桑永福的妻子早逝，徒留他和一雙兒女，幸好袁家待他們不薄，甚至讓桑默兄妹一同讀書識字。

某天，原主不小心落水，不諳水性的桑永福為了救落水的女兒失去了生命，原主也沒逃過死神的召喚。

原主去哪了她不知道，只知道醒來後她便成了桑靜，與原來的世界永別。

她沒有掙扎太久，很快的便接受了這樣的命運，而那都是因為桑默及袁秀熙給了她滿滿的關愛及照顧。

袁秀熙是袁家的千金，是位知書達理、溫柔嫻雅的閨秀。

桑永福死後，袁家讓他們兄妹繼續留在袁家幹活，而她很快便發現桑默跟袁秀熙之間有著愛的火花。

論外表，他們絕對是登對的，只可惜桑默是長工之子，袁秀熙卻是富族閨秀，在古代，他們注定無法相守。

原主是袁秀熙的婢女，但袁秀熙卻將她視作妹妹，兩人十分要好。她成為桑靜沒多久，袁秀熙便覺得不對勁，畢竟原主過往雖是個識字的姑娘，但絕不識得這麼多字，幾次試探後，她決定對袁秀熙說出實情。

袁秀熙知道她來自未來後，並未感到害怕排斥，反倒羨慕她來自一個女人可以決定自己命運的時代。

「小靜，我羨慕妳，卻也同情妳，妳生在一個自由的地方，卻來到了萬般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的這裡。」袁秀熙說的是她，憐的卻是自己。

「小姐，人定勝天，妳可以決定自己的人生。」她樂觀的說。

袁秀熙苦笑，「若我可以決定自己的人生，又何須與妳哥哥如此苦戀？」

在那之後不久，袁秀熙跟桑默的情事便被發現，袁老爺認為桑默不知感恩，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一氣之下便將兄妹兩人趕出袁府。

同一時間，慕天城來了特使，說南宮家要履行當年的誓約，娶袁秀熙過門。

南宮家代代皆是出色的武將，因護國有功，世襲平遠侯。照理說南宮家是將門世家，袁家只是一介生意人，本該兩不相干，可因為當年的平遠侯南宮奇征戰途中路經秀水縣，生了一場大病，幸得袁家祖傳藥方救回一命，為報救命之恩，南宮奇便提議袁夫人腹中若是男孩，便與其子南宮縱結為異姓兄弟，若是女孩，他日便嫁南宮縱為妻。

這事袁老爺一直記在心上，可南宮家卻始終沒上門提親，本以為結親無望，沒想到南宮家竟會在這個時候派人前來，喜出望外的袁老爺立刻就將秀熙嫁到遙遠的慕天城去。

袁秀熙出嫁後，桑默意志消沉，誓言終生不娶。桑靜看在眼裡，也只能不斷鼓勵安慰，卻是什麼都做不了。

四年不到，慕天城傳來消息，說袁秀熙已經病逝，可南宮家沒辦喪事，也未讓袁家人前去祭拜弔

咭，令人不解。

桑默為查明袁秀熙的死因及落葬何處，孤身前往慕天城，這一去，再無消息。

桑靜覺得這一切都跟南宮家有關，於是毅然決定前往慕天城尋找桑默，並查明真相——

第 1 章

「胖吉……胖吉……」

「起來，快起來！」

童稚的聲音伴隨著一陣劇烈的搖晃，將桑靜自夢中拉回現實，她睜開眼睛，只見南宮毅就站在床邊，瞪著兩顆圓滾滾的大眼睛望著她，這娃兒小小年紀卻力氣奇大，不愧是世代為武將的南宮家子孫。

幾天前第一眼見到他，她就知道他是袁秀熙的兒子，因為他根本是袁秀熙的翻版。

她回過神，翻身坐起，她原只不過是趁南宮毅午憩，自己也打個小盹，沒想到卻睡熟了，而且還夢見了胖吉。

胖吉是她在現代撿到的米克斯犬，養了十幾年，是條老狗了。

她本就很少作夢，穿越之後更是不曾作過夢，沒想第一次作夢就夢見了胖吉，過了這麼多年，牠應該已經不在了吧？

「胖吉是誰？」南宮毅問。

「胖吉是奴婢老家養的狗。」她問：「小少爺睡飽了？」

南宮毅點點頭，「妳說等我睡飽，就跟我說小飛俠的故事的。」他拉拉她的手，「快，妳快說給我聽。」

「好好好，別急。」看著南宮毅，她就會想起袁秀熙的樣子。

在來慕天城的路上，桑靜一直思索著該從何查明袁秀熙的死因及落葬之地，結果一進城便碰上當今平遠侯南宮縱要為兒子南宮毅找個奶娘，這裡稱為姆媽。

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要查明真相，最好的方法當然就是深入敵營。於是，她立刻前往侯府應徵姆媽的工作。

一入侯門深似海，這句話在她進到平遠侯府後，才真正明白是何種處境。

袁家是大戶人家，幾個院落已夠她累得直喘氣，不料這侯府更是厲害，光是從側門走到最靠近的一處偏廳，就是十幾分鐘的路。

她跟其他人一起被帶至偏廳進行面談，負責面談的人是辛老爹，他是侯府的老管事，已在南宮家服侍三代了。

來應徵姆媽的都是些婦人或老婆子，只有她是年輕女子。辛老爹見著她，劈頭就是一句，「妳太年輕了。」

「年輕體力好，老爺子放心，我會將小少爺照顧好的。」

「妳當娘了嗎？」辛老爹問她。

桑靜搖頭。

「年輕姑娘沒耐性，小少爺並不好侍候，妳還是……」

「老爺子，沒有我對付……喔不，侍候不了的小祖宗。」她表現出積極的態度及滿腔的熱忱，「老爺子千萬別看我這樣，我帶娃兒很有一套的。」

辛老爹懷疑的睇著她，「但是侯爺說……」

「小少爺，不成啊。」

突然，傳來一年輕女孩討饒的聲音，打斷了辛老爹的話。

「小少爺，那是蓮兒的娘親縫給她的，你不能……」

「我要！我就是要！」一個穿著藍色衣褲，約莫三、四歲上下的男孩一臉小霸王般的表情，「我要蓮兒的老虎！」說著，他衝上前去抓著那名為蓮兒的婢女。

蓮兒哭著下跪，不斷求饒。

沒人膽敢出聲制止他無理的行為，只因他是南宮縱的獨子—南宮毅。

桑靜見了，心想一個孩子怎能被慣成這樣？現在不糾正，日後肯定歪得厲害。於是也沒多想，邁開步伐朝他們走去。

她走到南宮毅身後，一把將他拎起來，惹得其他人頓時目瞪口呆。

南宮毅嚇了一跳，轉過頭看著她，一時發不出聲音來。

「你有娘吧？」桑靜劈頭問道。

他愣了，眼底閃過一抹難過，旋即大聲地說：「我當然有娘！」

「那麼如果你娘給你縫了雙小鞋子，我卻要搶走它們，你會如何？」

「我爹會殺了妳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妳可惡，想搶我的鞋子。」

「那麼想搶走蓮兒娘親縫給她的香包的你，是不是也很可惡？」她心平氣和地問。

南宮毅愣了一下，又理直氣壯的說：「我爹是平遠侯！是城主！」

「因為你爹是侯爺、是城主，你就可以霸道的奪人所愛？」她深深一笑，「那是蓮兒的娘親親手縫給她的，雖不貴重，卻也是無可取代的，你明白嗎？」

「我就是喜歡！爹說只要我喜歡就可以要。」

「再怎麼喜歡都不能搶別人的。」她語氣和緩，卻義正詞嚴。

「可是我喜歡，我要那個老虎。」他一臉堅持。

「我可以縫給小少爺，依你喜歡的樣子縫。」她改用哄的。

他微怔，「真的嗎？」

「我從不騙人的。」她笑視著他，「我還會說故事，小少爺想聽嗎？」

他眼睛發亮，「想！」

「那好，小少爺可以不要拿走蓮兒的老虎嗎？」

南宮毅瞥了蓮兒一眼，點點頭。

桑靜將他放下，整了整他的衣褲，溫柔的笑視著他。這就是秀熙姊的兒子，長得真像她。

這時，秋嬾嬾上前來，驚奇的打量著她。「妳是……」

秋嬾嬾是南宮縱的姆媽，因年事已高，南宮毅又難管教，南宮縱不忍她辛勞，才決定從外頭替南宮毅找個新的姆媽。

「我是桑靜，來應徵小少爺的姆媽。」

「要當姆媽妳太年輕了。」秋嬾嬾眉頭微皺，問道：「成過親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她搖頭，「年輕不代表不濟事，我不會讓侯爺失望的。」

秋嬾嬾見她信心滿滿，有點訝異，「是嗎？」說著，她轉頭看向另一頭的辛老爹。

辛老爹跟她四目相交，兩人頗有默契的輕輕頷首。

秋嬾嬾一笑，轉頭回來看著桑靜，「孩子，就妳了。」

就這樣，她順利的成了南宮毅的「姆姊」，進了侯府。可幾天過去，她壓根沒見著南宮縱，秋嬾嬾說他進京了。

南宮家世代為朝廷效命，幾次都在生死關頭成功的為朝廷解圍，保住褚氏王朝的江山及大位，因此，高祖皇帝封南宮家世襲平遠侯之位，賜慕天城，准予自治。慕天城就在天子腳下，是京城的衛城，往返只需一日快馬。

如今戍守邊疆要塞的軍隊統領全是出自南宮一族，外侮若想侵犯邊界，得先過了南宮一族所佈的重兵精騎。皇上將守護京城的重任賦予南宮一族，又將衛城賜給南宮家，由此可見慕天城及南宮家是多麼重要的存在。

「小靜。」

這天，桑靜正給南宮毅說故事時，秋嬾嬾來了。

「秋嬾嬾，什麼事？」

「侯爺回府了，他要見妳，妳快跟我來。」

「是。」

終於要見到南宮縱了，桑靜心裡有說不出的激動，她迫切的想知道袁秀熙發生了什麼事，她來到侯府好幾天了，卻發現「袁秀熙」這個人像是不曾存在過，沒人提過她的事，就連南宮毅都不曾說起，究竟為什麼？

這所有問題的答案，都在一個人的身上，那就是南宮縱。

秋嬾嬾帶著桑靜跟南宮毅來到南宮縱的居所—觀心院，觀心院清幽雅致，院中有一片翠竹，枝葉茂密，遮雲蔽日，十分涼爽。

進到觀心院，桑靜發現這兒沒什麼奴僕出入，偷偷問了句，「秋嬾嬾，怎麼都沒人？」

「侯爺不喜歡被打擾。」秋嬾嬾小聲的說：「只有侍從張蔚跟小廝心硯在院外就近候著。」

沿著迴廊，他們來到書齋外，門半掩著，通報之後，只聽裡頭傳來低沉的聲音。

「進來。」

那個聲音聽起來冰冷、毫無情緒，讓桑靜心頭一緊，不覺倒抽了一口氣。

秋嬾嬾領著她跟南宮毅進到書齋，只見一名身形高大的黑衣男子背對著門，正在書架前尋找東西。

「侯爺，小少爺的姆姊來了。」秋嬾嬾恭敬稟報。

南宮縱轉過頭來，瞥了桑靜一眼，只這麼一眼，桑靜又倒抽了一口氣。

南宮縱的神情冷漠得令人害怕，卻不能否認他長得實在好看。他有飽滿的寬額，濃眉斜飛入鬢，高挺的鼻子，性感的唇瓣，還有無可挑剔的身形，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他那雙淡褐色的眸子……她覺得他是混血兒，一點都不像中土人士。

桑默長得雖好，可比起他就輸慘了，就連身為他兒子的南宮毅跟他也沒得比，而且兩人真是一點相似之處都沒有。

「小少爺。」秋嬾嬾輕碰了南宮毅一下，提醒他叫人。

「爹……」南宮毅怯怯地道。

「唔。」南宮縱沉沉的應了一聲，兩隻眼睛直盯著桑靜，微微擰起眉心，「就是她？」他看著桑靜，話卻是對著秋嬾嬾說的。

「是的，侯爺，她叫桑靜，是小少爺的姆姊。」

「姆姊？」南宮毅看著秋嬾嬾，直接無視桑靜的存在，「我要妳找的是替妳分憂解勞的姆媽，不是這種乳臭未乾的丫頭。」

「侯爺，」桑靜插口，「奴婢已經十八了。」

南宮縱微頓，終於正視這個膽敢未經他同意便開口說話的女子，「本侯准妳說話了嗎？」

「奴婢只是想告訴侯爺，奴婢不是丫頭。」

「我說妳是，妳就是。」他眉心一蹙。

這麼霸道？難怪他會把南宮毅養得這麼任性，根本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

「奴婢還以為小少爺跟侯爺沒有相似之處，原來也是有的。」

此話一出，南宮縱眼底閃過一抹駭人的銳芒，桑靜嚇了一跳，同時也發現到秋嬾嬾神情緊張。

她說了什麼嗎？正忖著，南宮縱已經開口。

「立刻滾出侯府。」

桑靜一震，立刻轉頭看著秋嬾嬾。

秋嬾嬾急忙緩頰，替她求情，「侯爺，小少爺很喜歡桑靜，而且……」

「我不喜歡。」他打斷了秋嬾嬾的話。

「侯爺，」桑靜雖然有一點害怕，卻還是勇敢地直視著他，「奴婢犯了什麼錯，侯爺直說，奴婢會改的。」

南宮縱兩隻琥珀色的眼睛直勾勾的看著她，一字一字地，「妳、話、太、多。」

聞言，為了能留在侯府，她低聲下氣地道：「侯爺別氣，如果侯爺不喜歡奴婢說話，不喜歡奴婢的聲音，奴婢在侯爺面前可以當啞巴。」

南宮縱看著這個膽敢直視他的女子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。她不怕他？難道她沒聽說過他的事？

秋嬾嬾這時偷偷的跟南宮毅使了眼色。南宮縱雖是個冷酷的人，看來跟兒子也不是太親近，但事實上他十分寵溺南宮毅，凡是他要的，南宮縱沒有不答應的。

南宮毅聽到父親要桑靜走也急了。他還沒聽完小飛俠的故事，那個名叫溫蒂的小姊姊和兩個弟弟跟著小飛俠到夢幻島去，然後呢？

要是父親將桑靜趕走，他就再也知道故事的後續發展了。

「父親，」他用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望著冷若冰霜的南宮縱，「別趕桑靜走，她還要給毅兒說小飛俠的故事……」

南宮縱眉頭一擰，沒有說話。

桑靜看得出來他十分寵愛南宮毅，可不知為何，她又覺得他害怕接近南宮毅，那種想靠近又不得靠近的矛盾在他眼中盡顯。

「侯爺，難得小少爺喜歡桑靜，您就讓她留下吧。」秋嬾嬾幫著說情。

南宮縱沉默不語，若有所思。

確實，過去他不只一次給兒子尋找姆媽，可沒有一個討得了兒子的歡心，又受得了兒子的脾氣，他不知道這個名叫桑靜的女子有什麼能耐，但事實擺在眼前。

他向來由著兒子，這次也不例外。

「行了，只要她離我遠遠的，別在我面前嘰嘰喳喳就好。」

桑靜總算鬆了口氣，「侯爺放心，奴婢會離侯爺遠遠的，在侯爺面前也會安靜不出聲。」

南宮縱眼神睥睨地瞥了她一眼，沒再說話。

慕天城由南宮家自治，南宮家雖是以武揚名，卻也相當重視學識，族人個個文武兼備。當年南宮奇為了使教育普及，在城中辦了多處幼塾，平民百姓只要繳交少許的束脩就能到幼塾就讀，而南宮家的子弟也都在幼塾中學習，沒有例外。

南宮毅已到了上幼塾的年紀，可只去了半個月便輟學在家，南宮縱由著他，沒強迫他到幼塾學習。桑靜卻覺得不妥，她認為就學不完全是為了學習，也是社會化的過程，南宮毅整天待在府中，所見所聞淺薄，也不知如何與人相處，對他絕不是好事，所以，她決定說服南宮毅去幼塾。

「桑靜，我們真的可以出去玩嗎？」南宮毅抓著她的手，一臉興奮。

「是呀。」她打算先說服他，再去跟秋嬪嬪請示此事，「小少爺，學習是快樂的事情，跟玩樂是一樣的。」

他愣了一下，「學習？」

「嗯，」她點頭，「小少爺已經很久沒去幼塾了吧？我陪小少爺上學好嗎？」

一聽到幼塾兩字，南宮毅瞬間變臉，甩開了她的手，「不要，我不要去幼塾！」

看見他臉上帶著明顯的排斥及隱隱的恐懼，她察覺不對，只不過是去上幼塾，怎會是一副要上斷頭台的反應？

「小少爺，上幼塾可以認識朋友，可以學習知識，可以……」

「啊！」她話未說完，南宮毅當場尖叫大哭，「不要！我不要！」

他的反應讓桑靜傻眼，而這般大動靜也引來了剛巧經過附近的南宮縱，立刻聞聲而來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他神情凝肅，一臉不悅的瞪視著桑靜。

「侯爺，」桑靜恭敬的站好，「小少爺已經很久沒上幼塾，所以奴婢想……」

「我不要去幼塾！」南宮毅哇哇大哭，「我討厭桑靜！」

這時，秋嬪嬪也趕來了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她急忙哄著南宮毅，「小少爺哭什麼呀？」

南宮毅指著桑靜，「我討厭她，我不要去幼塾！」

「這……」秋嬪嬪一時之間也慌了。

「侯爺，讓小少爺一直待在府裡，對於他的成長並不是好事，他……」桑靜試著跟南宮縱解釋她的用意。

「他不想上就不上。」他打斷了她。

一陣不滿躍上心頭，桑靜深深覺得他這樣寵孩子，只會讓南宮毅變成一個驕縱任性的小孩。這兒子不只是他的，也是袁秀熙的，她相信若是袁秀熙在，一定也會認同她的想法。

她正色直視著南宮縱，「侯爺，小少爺不上幼塾必然有其因，你不探討其因，只是一味的寵溺他，對他一點幫助都沒有。」

「妳是想說本侯不會教養兒子？」

「侯爺也不是生來就當父親的，確實需要學習，所以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南宮縱沉聲一喝。

這一喝不只桑靜、秋嬾嬾跟南宮毅，就連方圓二十步以內的人都嚇到跳了起來。

桑靜看見他眼底竄燃的怒燄，也是心驚，可是她不能不糾正南宮縱，她不能眼睜睜看他把袁秀熙的兒子慣壞。

於是，她鼓起勇氣，「若是夫人還在，她會讓侯爺這樣慣小少爺嗎？」

聽她提起兒子的娘親，南宮縱眼中迸射出駭人的光，一雙琥珀色的眸子惡狠狠的瞪著她，彷彿一隻準備吃人的老虎。

「別在我面前提起那個女人。」他聲音滿是怒意，「毅兒已經討厭妳了，妳立刻給我滾出侯府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桑靜大驚。

他轉頭看著秋嬾嬾，「讓辛伯算一個月的月錢給她，我不想再看見她。」語罷，他扭頭便走。

在從辛老爹那兒領了她一個月月錢，桑靜便帶著簡單的包袱離開了侯府，投宿在城裡的小旅棧中。

這小旅棧是秋嬾嬾的遠房親戚開的，也是秋嬾嬾要她到此暫時安頓。

想到自己好不容易進了侯府，有機會查明一切，卻又被趕了出來，她便覺得懊悔不已。

她笨死了，桑靜，為什麼要惹惱南宮縱？妳不知道他是恐龍家長嗎？她在心裡罵了自己一次又一次。

「小姑娘，我給妳送吃的來了。」門外傳來的是旅棧老闆娘金媽的聲音。

她開了門，「金媽，真是麻煩妳了。」

「不麻煩。」金媽端上一碗熱騰騰的湯麵，「表姊要我好好照顧妳呢。」

「謝謝金媽。」她衷心的感謝著。

金媽放下湯麵，沒立刻離開的意思，熱切的問：「小姑娘，妳今後有何打算呢？」

她搖搖頭，「還不知道呢。」突然，她想到那些在侯府中不能問，問了也沒答案的事情，也許能問問金媽。

「金媽，你們一家人在慕天城多久了？」

「我嫁到慕天城來已經三十年了。」

「是嗎？那妳一定知道不少南宮家的事吧？」

「當然。」金媽一笑。

「那妳可知道城主夫人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她話一出，金媽臉上的笑容不見了，變得一臉惶恐，「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」

她的反應令桑靜起疑，怎麼一提袁秀熙，不只侯府之內的人三緘其口，就連侯府之外的人也都戒慎恐懼？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

「金媽，都說城主夫人是病死的，她是生了什麼病？葬在何處？」她續問：「她真的病死了嗎？還是……」

「小姑娘。」金媽打斷了她，語帶善意的提醒，「不要太好奇。」

她疑惑的看著金媽，「金媽，城主夫人是不是遭遇了什麼不測？」

「關於城主夫人的死有很多的傳言，都是一些……」她欲言又止，「小姑娘，我勸妳別多事。」

「我只是……」

她還想問下去，房外傳來金媽丈夫的聲音—

「秋表姊來了。」

一聽是秋嬾嬾來了，桑靜立刻起身，而這時，秋嬾嬾已經來到房門外。

「秋嬈嬈，妳怎麼來了？」

「桑靜，妳快跟我回侯府吧。」秋嬈嬈焦急的說，「小少爺哭鬧了整晚，侯府的屋頂都快被他給掀翻了。」

聞言，桑靜一怔。好個南宮毅，前幾天還呼天搶地的說討厭她，現在又哭著要她回去？

「可是侯爺不准我再出現在他面前。」

「放心吧，是侯爺答應讓妳回去的。」秋嬈嬈一歎，「妳也知道侯爺多疼愛小少爺，怎捨得他哭呢？」

桑靜聽了，若有所思，沉默不語。

在她看來，不只南宮毅需要教導，就連南宮縱都需要教導，他得重新學習如何當一個父親，愛跟寵絕不是相同的，趁著這次，他要給南宮縱一個學習的機會。

「秋嬈嬈，我雖身分卑微，卻也不是侯爺呼之即來，揮之即去的狗，就算是一條狗，也是有尊嚴的。」

秋嬈嬈愣了一下，「妳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要我回侯府可以，請侯爺親自來跟我說。」

此話一出，秋嬈嬈和金媽都目瞪口呆。

「桑靜，」秋嬈嬈一臉不敢置信，「妳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？」

她唇角一勾，態度十分堅定，「秋嬈嬈，請妳就這麼跟侯爺稟告吧！」

「荒謬！」南宮縱重重一劈，當場將桌几劈成兩半。

南宮縱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眼中迸射出駭人的光芒，秋嬈嬈是帶大他的人，非常清楚他此刻有多麼的憤怒。

「這該死的丫頭，居然敢要我去求她回來？」

秋嬈嬈怯怯地反駁，「桑靜並沒說要侯爺去求她……」

「要我親自去見她，那還不是求嗎？！」他沉聲道：「好大的膽子，她竟敢以下犯上！」

「侯爺，」秋嬈嬈試著想緩和和他的情緒，「桑靜一定沒那意思，她許是……」

「秋嬈嬈，」南宮縱打斷了她，「若不是看在妳的面子上，我絕不會饒她。」

聽他這麼說，秋嬈嬈稍稍安心，「侯爺，那您是去還是不去？」

「不去。」南宮縱濃眉一擰，眼底閃過一抹銳芒，「我會派人去把她押回來！」

秋嬈嬈一聽，急忙勸阻他，「侯爺，不成呀，要是這事鬧大，外邊怕會對侯爺您不好的傳言。」他目光一凝，「外邊說我什麼，我何時在乎過？」

「侯爺……」秋嬈嬈臉上滿是愁緒，「侯爺可以不在乎，但您得顧慮小少爺啊，他……」

「得了。」南宮縱不待她說完，「總之要我去求她，她是作夢。」

他話說得很滿，可就在兒子哭鬧了整整三天後，南宮縱不得不投降，決定到旅棧走一趟。

好個桑靜，待她回到侯府，他總能一樣一樣討回來。他南宮縱活到現在，還沒有求過誰，只有她這不知死活又不知天高地厚的臭丫頭！

把她請回來有什麼難？但回來之後他會讓她知道她有多麼的愚蠢。

一入夜，他便要張蔚替他備馬。

「侯爺，您一個人出去？」張蔚問。

「嗯。」他接過韁繩，一蹬便輕鬆上了馬背。

「小的跟您去吧，這樣太危險了。」

「危險？」南宮縱挑眉一笑，「出了事，本侯還得保護你呢。」

他這麼一說，張蔚倒是尷尬了。這話一點兒都不假，侯爺的武功高強，曾經解救過他。

「開南邊角門，我不想讓人知道我出府。」

他堂堂平遠侯居然得向一個丫頭屈服低頭，親自到旅棧去把她請回來，這可真是太丟人了。

為了不讓人發現此事，他不讓任何人隨行，輕裝出府，單槍匹馬前往旅棧。

「是。」張蔚恭謹照辦，「小的這就去。」

而在旅棧內，桑靜真有點後悔。

秋嬾嬾來找她的時候，她為何不乖乖回府，偏偏要南宮縱親自來？他是高高在上的平遠侯，哪可能紆尊降貴跑到這兒來求她回去？

這下可好，他不來，她就回不去，秀熙姊的死還怎麼查？她哥哥的下落又怎麼查？

桑靜啊桑靜，妳真是沒事找事，自作孽。

躺在床上，她東想西想，越來越覺得她只剩一條路可以走，就是自己乖乖的爬回侯府去。

雖然免不了要吃南宮縱一頓排頭，但不回侯府，她永遠都不會知道袁秀熙發生了什麼事，也不會知道她哥哥上哪兒去了。

打定主意，她和衣上床，迷迷糊糊的睡著了。

睡得正香，突然砰的一聲巨響，害她嚇到差點滾下床，還沒回過神，只見一個高大的身影破門走進房裡。

「誰？」有那麼一瞬，她以為是牛頭馬面來抓她，但很快的，她就覺得自己真是太可笑了。

「桑靜。」

一聽那聲音，她便立刻知道是南宮縱，所以這表示……她能回侯府了？鬆了一口氣的同時，她又覺得有點生氣。

他有毛病啊，在這種時間來，而且還破門而入，他以為是來抓逃犯的嗎？

她起身看著站在桌子那邊的南宮縱。

門外，金媽一臉惶惑不安的探頭，不敢出聲。

南宮縱知道她在身後，沉聲命令，「走開。」

金媽聽命，急急忙忙的離開了。

「侯爺，你夜裡闖進姑娘家的房間，未免太失禮了吧。」桑靜惱他連敲門都沒有就闖進來，要不是她衣衫整齊，豈不是都讓他看光了？

南宮縱冷著臉，「別跟我廢話，妳要我來，我來了，快跟我回去。」

桑靜，立馬跟他回去，別囉嗦。她心裡明明有個聲音這麼對她說，偏偏她卻神志不清地跟他槓上。

「我不是侯爺養的狗。」她直視著他，「我回不回去，就看侯爺怎麼做了。」

聞言，南宮縱臉一沉，「本侯都來了，妳還在跟我擺譜？」

「不敢，」她態度不卑不亢，「我喜歡小少爺，也希望他好，可侯爺這樣不明事理的溺愛他，遲早讓侯爺慣成任性妄為的紈褲子弟。」

「妳！」南宮縱一個箭步上前指著她，卻一個字都說不出來。

她一下說他不明事理，一下又說他兒子會變紈褲，這個女人膽子實在太大，換了別人，保不準已經被他扔出窗外了，可說也奇怪，他竟然拿她一點辦法都沒有。

「小少爺不上幼塾必有其因，侯爺不找出原因，只是一昧的放任，對小少爺非但沒有幫助，反倒是害。」她續道：「教養孩子不能光是寵，或許侯爺就小少爺一個兒子，難免嬌寵，但就因為只他一人，更要好好教導，不是嗎？」

南宮縱多麼想掐住她的咽喉，不讓她再大放厥詞，可卻又覺得她說得不無道理。

「我很愛小少爺，因為愛，就算受罰或是受委屈，我也要做對他有益的事。」這些話，字字出自桑靜肺腑。

他心頭一震，定定的看著她。

她是真的喜歡他兒子吧？不然也不會冒著惹毛他的風險百般勸說，這麼一個好姆姊要上哪找？

他深吸了一口氣，盡可能的平心靜氣，「說，妳想怎樣？」

見他氣燄稍退，她也放軟語氣，「我沒想怎樣，只希望侯爺能讓我用自己的方式照顧小少爺。」

他目光一凝地，「妳是說……」

「我教導小少爺時，侯爺請別插手。」

「他是本侯的兒子。」

「我會好好教導小少爺，絕不會讓侯爺失望。」她自信滿滿，兩眼直勾勾的看著他。

望進她那清澈澄靜的眸底，他不知怎地平靜了下來。「得了，本侯容妳便是，現在就跟我回去，穀兒已哭鬧三天了。」

「也好。」她一笑。

「也好？」他眉心一蹙，「好什麼？」

「是該給小少爺一個教訓。」她一派輕鬆地說：「這下他該知道，任性是要付出代價的。」

她這些話簡直是膽大包天，可她卻說得理直氣壯，毫無畏懼，還真教南宮縱開了眼界，他從沒看過她這樣的女人。

「走吧，快。」他轉過身，就要步出房間。

突然，一個黑黑的東西飛來，停在南宮縱肩上，他低頭一看，整個人頓時跳了起來。

桑靜細看，不過是一隻蟑螂停在他肩上，而那樣不可一世，高高在上的平遠侯，居然一臉驚恐的看著那小小的生物？！

她真沒想到馳騁沙場，連死都不怕的南宮縱竟然會怕蟑螂，她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。

「桑靜！」他動都不敢動的命令她，「把這蜚蠊弄走，弄死牠！」

「好好好，奴婢來解救侯爺了。」說著，她驅前拍走蟑螂，蟑螂一落地，迅速的逃跑了。

危機解除，南宮卻不滿意，「妳為何不弄死牠？！」

「牠都跑了，侯爺該知道窮寇莫追吧？」她打趣道。

他一時語塞，只想著趕緊離開這個地方，便一把抓住她往外走，到了外面，他上了馬。

桑靜看著他，滿臉疑惑，「侯爺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侯爺騎馬，奴婢呢？」

「妳都知道自己是奴婢了，當然是走路，難道本侯還要派八人大轎來抬妳回去嗎？」

他說得也不是沒有道理，身在古代，哪有什麼女士優先，又哪來的紳士風度，他是平遠侯，她是奴婢，總不可能她騎馬，他走路吧。

「好吧。」她認命的嘀咕，「走就走。」

才一邁開步伐，桑靜突然整個人騰空，還沒來得及驚呼，屁股已經落在馬背上。

南宮縱將她拎起放在前面，雙臂越過她抓著韁繩，輕輕一振手，馬便輕盈的跑了起來。

不得不說他這動作真是太 Man 了，她臉倏地一熱，心跳也逐漸加快……停！別想了！桑靜很快將這不尋常的感覺甩掉。

「侯爺不是要奴婢走路嗎？要是被人看見奴婢跟侯爺共乘一騎，恐怕……」

「三更半夜，沒人看見。」他打斷了她，「本侯只想速速回府歇著，哪來的時間等妳慢慢走？」

「喔。」她也不想追著馬跑。

深更半夜，沒有半個人，只有他們跟馬的影子灑在大街上，他沒有說話，她也沒有，靜得她覺得尷尬，開始找話聊。

「侯爺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你為什麼怕蟑……蜚蠊？」

「誰告訴妳我怕？」

「可你剛才明明……」

「我是厭惡，不是怕。」

「侯爺方才分明嚇到跳起來。」

「胡說。」他沉聲否認。

「沒人知道吧？」她又問。

「知道什麼？」

「知道你怕蜚蠊。」

「我不是怕！」他懊惱地低吼。

「好好，是厭惡。」她輕啐一記。真是死要面子，剛才明明嚇壞了。

「那除了奴婢，沒別人知道侯爺『厭惡』蜚蠊嗎？」她實在好奇。

「只有秋嬪嬪……」意識到自己竟在回答她的問題，他更覺懊惱，「閉嘴，不准妳再說話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住口。」他沉喝，「我說過不准在我面前嘰嘰喳喳。」

「喔。」她有點不情願地安靜了一會兒，又說：「侯爺放心，我不會告訴別人你怕蜚蠊的。」

「閉、嘴。」

第 2 章

看見三天不見的桑靜終於回到侯府，南宮毅終於破涕為笑，抓著她的手安心入睡。

翌日經過誘導及詢問，她總算知道他不想上幼塾的原因，原來是他在幼塾裡遭到其他塾生的排擠和欺侮。

他是平遠侯的兒子，若無意外，也將是未來的平遠侯，照理來說其他人巴結都來不及了，何況是欺侮，偏偏在這些塾生之中，就有人敢帶著大家一起冷落南宮毅，那人便是他的堂哥——南宮睿。南宮睿是南宮縱叔父南宮遠的長子——南宮亮的兒子，他年長南宮毅三歲，在同級的塾生中算是最

大的。

南宮遠一家人就住在西府，西府與侯府之間僅有一道長廊連接，亦無派人駐守，但兩邊若無必要，極少往來，尤其是南宮縱，從沒穿過那道長廊去過西府。

「他們說父親是壞人，還說我是沒娘的孩子……」南宮毅一臉委屈，「我不喜歡上幼塾，不喜歡。」看著他無辜又無助的神情，桑靜十分難過。

原來在府中是個小霸王的他，在幼塾卻是飽受欺凌的孩子。她想，一時之間要強迫他去上幼塾，必然是有難度的，得慢慢引導勸誘，建立他的自信心，再幫助他融入其他塾生之中。

她決定在還沒想出讓南宮毅上幼塾的辦法之前，先用她自己的方法教導他。她跟秋嬪嬪要來一些零碎的布料，縫了幾本立體布書，還做了一些圖卡及字卡，在玩樂中帶著他學習，並矯正他的一些壞習慣。

慢慢地，南宮毅變了，他變得很快樂，笑容也多了，這樣的改變所有人都看到了一包括南宮縱。這日，有人送了辛老爹一隻九官鳥。辛老爹將鳥放在院子裡，鳥兒腳上拴著細鍊，站在樹枝做的立架上。牠一下拍動翅膀，一下胡亂學語，逗得大家都十分開心。

南宮毅聞訊跑來，一靠近便伸出手拉扯鳥兒的翅膀，拍打牠的身體，鳥兒受到驚嚇，激動地閃躲，他惱那鳥兒不讓他抓，一個勁兒的拉扯牠。

辛老爹本想阻止他如此粗魯的對待鳥兒，可又不敢出聲，只能在旁乾著急。

這時，桑靜默不作聲的走了過去，伸出手來就朝南宮毅的手臂打了一下。他愣住，瞪大眼睛直望著她，其他人也傻了。

桑靜什麼話都沒說，又連續在他手臂上打了幾次。

「桑……桑靜，妳這是做什麼？」秋嬪嬪驚疑地問。

「疼嗎？」桑靜神情平靜的看著泫然欲泣的南宮毅。

「……疼。」南宮毅噙著淚，小臉皺成一團。

「那麼…你知道鳥兒的感覺了？」

此話一出，所有人才明白她的用意，但縱使明白，對南宮毅動手這件事可沒有人做得出來。

「所有的生命都一樣珍貴，就算是飛禽走獸，也是需要被溫柔對待的，你知道嗎？」她伸出手，輕輕的抹去他眼角的淚水。

南宮毅抵著嘴，忍著淚，點點頭。

桑靜溫柔一笑，牽著他慢慢的靠近那隻躁動的鳥。

「嘿，小鳥，你好。」她用非常溫柔的聲音對鳥兒打招呼，再轉頭對南宮毅說：「跟牠打招呼，讓牠知道你想跟牠做朋友。」

南宮毅一臉狐疑的看著她，但仍是照做。

「小鳥，你好漂亮啊，我可以摸摸你嗎？」桑靜伸出手，慢慢的、試探的靠近鳥兒，輕輕的碰觸了牠的頭頸。

鳥兒因為剛才的驚嚇心有餘悸，振了振翅膀，但桑靜非常有耐心的安撫著牠，終於，鳥兒平靜了下來，並接受她的觸摸。

接著，她帶領南宮毅去摸鳥兒，「輕輕的、柔柔的……對，很好。」

見鳥兒果然乖順地不再抗拒自己的碰觸，南宮毅為此感到開心，其他人看了也都相視而笑。

這時，秋嬪嬪注意到南宮縱走了過來。「侯爺。」她一喊，所有人紛紛恭謹的站好。

「父親，」南宮毅看見父親前來，立刻興奮的向他炫耀，「您看，小鳥讓我摸。」

「唔，爹看見了。」他淡淡的說著，然後瞥了桑靜一眼。

方才桑靜所做的一切，他都看見了——從他打南宮毅的手臂開始。他得承認，第一時間他幾乎要衝出來制止她，但他忍住了。

他想看看這個大膽的女人到底要對他的兒子做什麼，他也慶幸自己沒有出聲制止。

他不得不說，她對孩子真的很有一套，過去從沒有一個人能照顧得了毅兒，因為毅兒是平遠侯之子，就算他犯錯也沒人敢糾正、教訓。而他這個當父親的，也因為對兒子有所愧疚，從來不忍苛責他。

可是桑靜不怕，她做應當做的事，說應當說的話，甚至為了教育孩子，不怕死的與他頂撞。

真是個奇妙的女人。

「桑靜，」他靠近她，低聲道：「下次打我兒子的時候，得再輕一點。」說罷，他邁開步伐離去。

桑靜愣了一下，看著他離開的背影，心頭一陣莫名的悸動。

他看見了？他明知道她剛才對南宮毅動手，卻沒制止她、沒責罵她，也沒懲罰她……為什麼？

下過雨後，桑靜帶著南宮縱在院子裡進行探索。這是她最喜歡帶小朋友進行的活動，在玩樂中學習，吸收新知。

南宮縱玩了一身泥，臉上卻充滿愉悅，秋嬾嬾跟幾名婢女在一旁看著他開懷大笑，也都笑了。

「這裡真是熱鬧。」突然，一位女子的聲音傳來，是南宮縱的妾室——羅雨懷。

羅雨懷是兵部郎中羅謙的女兒，長得國色天香，豔光照人，桑靜只看過她幾次，而且都是遠遠的看著，從沒正面接觸過。

秋嬾嬾等人看見她過來，一個個低頭欠身，態度十分恭謹，桑靜也跟著行禮。

羅雨懷走到桑靜等人面前，挑挑眉，眼神睥睨地打量著桑靜。

「妳就是桑靜？我早聽說過妳的名號，可從沒機會見到妳，真是失敬啊。」

「懷姨娘言重了。」她謹慎應答。

羅雨懷看著玩得一身髒的南宮縱，眉心一擰，「妳身為毅兒的姊姊，怎麼讓他弄得這麼髒？照顧他是妳的責任，妳這根本是失職。」

「懷姨娘有所不知，其實過度保護孩子並無益處。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羅雨懷哼了聲，「妳生養過孩子嗎？說得好像妳很懂似的，毅兒是平遠侯之子，不是一般的孩子，要是他病了，有妳受的。」

「待會兒奴婢會帶小少爺去清洗更衣，絕不會讓他生病的。」

羅雨懷語氣微慍，「妳可真是大膽，敢跟我一句來一句去的，妳知道自己是什麼身分嗎？」

這下桑靜很清楚的知道這女人是來找麻煩的。

一旁的秋嬾嬾見狀連忙緩頰，「懷姨娘，桑靜她年輕不懂事，請千萬別跟她計較。」

羅雨懷斜瞥了秋嬾嬾一眼，「秋嬾嬾，妳知道侯爺有多麼寵毅兒，要是毅兒讓她帶出毛病來，妳也是吃不完兜著走。」

「懷姨娘，」桑靜直視著她，「侯爺把小少爺交由奴婢照顧，也同意讓奴婢用自己的方法照顧他，不信的話，懷姨娘可以去問問侯爺。」

聞言，羅雨懷惱火的瞪著她。南宮縱竟然同意讓一個賤婢這樣教導南宮毅？

她嫁進侯府已經一年，還記得進府的那天，南宮縱冷冷的對她說——

「毅兒是我的兒子，不是妳的，所以妳不必勉強自己對他好，更不需負起教導照顧的責任，妳若喜歡他自然是好，不喜歡他的話就離他遠一點，只管做妳想做的事情，過妳想過的日子，咱倆相安無事即可。」

說完這些話，他便離開了，從此再沒踏進她的房，更別說碰她了。

她並不稀罕他的寵愛，畢竟她也並非心甘情願嫁他為妾的，但對於他的無視，她卻覺得受辱。

「妳這低賤的奴婢在我面前洋洋得意什麼？還敢叫我去問侯爺，妳真是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她發現南宮毅突然拉住她的手。

她一怔，低頭望向笑看著她的南宮毅，驚覺他手上都是泥，第一反應是甩脫他的手，可還來不及動作，就見他放了個東西在她手上。

感受到濕黏的觸感，她一細看，嚇得花容失色，驚聲尖叫——南宮毅放了隻蝸牛在她手上！

「呀啊！」她用力甩開了手上的蝸牛，狠瞪南宮毅，「你這……」她想罵他，可又顧忌著南宮縱的警告，只能敢怒不敢言的帶著兩名侍婢走了。

她一走，秋嬾嬾等人都掩嘴偷笑，秋嬾嬾還誇獎南宮毅，說他做得好。

雖然南宮毅此舉大快人心，但終究不是正確的行為，因此桑靜還是拉著他，正色道：「小少爺，這樣嚇人不太好喔。」

南宮毅抿著小嘴，「可是懷姨娘欺負妳……」

知道他不是因為調皮才拿蝸牛嚇羅雨懷，而是另有原因，桑靜心頭一暖，感動不已。

「原來如此，」桑靜注視著他，溫柔一笑，「你是為了替我出氣才嚇懷姨娘的？」

他用力點頭，「嗯。」

「那我就謝謝小少爺囉，今天晚上可以多聽一個睡前故事。」她摸摸他的頭，「現在你先去洗手腳，換衣服。」

聞言，他開心的又叫又跳，由著其他婢女把他帶去清洗更衣。

秋嬾嬾看著笑容不斷的小主子，臉上浮現欣慰的、慈祥的笑意，衷心向桑靜表達感激之情。「桑靜，真高興妳能來到侯府。」

她微頓，不解的看著秋嬾嬾。

「自從妳來了之後，小少爺臉上總算有了孩子該有的表情。」秋嬾嬾不知想起什麼，神情轉為憂愁，「小少爺小小年紀就沒了娘，對娘親的印象十分模糊，侯爺雖疼愛小少爺，卻又不靠近，小少爺一直很孤單……」

難得聽秋嬾嬾主動提及袁秀熙的事，桑靜趕忙問道：「秋嬾嬾，夫人到底是怎麼過世的？」

秋嬾嬾一臉戒慎的看著她，「桑靜，為了妳好，最好不要在府裡提起夫人的事。」

她一怔，「為什麼？」

「別說了，我去幫小少爺準備點心。」說罷，秋嬾嬾便離開了。

看著秋嬾嬾的背影，回想著她剛才的提醒及臉上的表情，桑靜心頭蒙上一層厚厚的疑雲。

看來秀熙姊的死果然不單純，她究竟發生什麼事了？

當晚，桑靜給南宮毅說了兩個睡前故事，終於哄睡了他。

靜靜陪了南宮毅一會，她正要起身離開，袖子突然被拉住，只聽他囁語著，「娘親……娘……」

她心頭一痛，定定的看著沉睡的南宮毅他微微皺著眉頭，小小的臉上有著毫不隱藏的悲傷。

平時，他絕口不提娘親的事，她以為他不想念，以為他對娘親的印象已淡了，可原來他只是在壓

抑……忖著，她忍不住流下眼淚。

她握住他的手，慢慢坐了下來。

南宮毅迷迷糊糊的微睜開眼睛，桑靜溫柔的注視著他，柔聲誘哄，「好孩子，快睡。」

他安心的一笑，牢牢的抓著她的手，再度入睡。

看著他，桑靜就會想起袁秀熙，難以自持的流下眼淚。

她已經來到侯府三個月了，可直到現在她還是對袁秀熙的死毫無所悉。袁秀熙是怎麼死的？竟竟葬在何處？為什麼沒有人敢提起她的事？南宮縱又對袁秀熙做了什麼？

突然，桑靜感覺到周圍有道視線盯著她，警覺的回過頭，差點叫出聲來。

不知什麼時候，南宮縱進來了，人就站在她身後。

他像鬼一樣沒聲沒息，房裡的燭火微微晃動，映在他毫無表情的臉上，實在有夠驚悚。

看見她一臉驚嚇的表情，南宮縱的唇角勾起一抹難得的笑意，讓桑靜有點毛。

「我還以為妳天不怕地不怕。」他低聲道，「嚇到妳了？」

「侯爺總是一身黑衣，神出鬼沒又不出聲的嚇人，這是樂趣嗎？」她沒好氣地說。

可惡，她到現在還驚魂未定，心跳得厲害。

南宮縱眼底有一抹得意，但旋即就發現她臉頰上的淚痕。

「妳在哭？」

她先是一愣，然後急忙轉過頭，抹去臉上的淚。

「想家？」

她搖頭，「不是。」

「在侯府的日子不舒心嗎？」他又問。

不舒心嗎？不，她跟南宮毅在一起的時候不知道有多開心呢！

「不是。」

他微微皺起眉頭，「那妳哭什麼？」

「我哭，是因為小少爺，」她站起身，「他剛才喊著娘親，神情哀傷，我見了心裡難過，就跟著哭了。」

南宮縱沒說話，他冷著一張俊美的臉，眼裡覷不見一絲情緒。

「侯爺，」她小心翼翼地問：「小少爺一定很想娘親吧？他可曾……」

「想有何用？」他打斷了她，表情有著一抹悲哀及懊惱，「那個女人是個無情的娘親。」

聞言，桑靜一驚。那個女人指的是秀熙姊嗎？無情又是怎麼一回事？

她所認識的秀熙姊明明溫柔善良，絕不是個無情的女人，那為何南宮縱會這麼說？

一早，桑靜遍尋不著南宮毅的身影，正焦急時，忽見他自遠遠的地方奔來，而後面追趕著他的竟是羅雨懷，後頭還跟著她的丫鬟喜兒。

「你別跑！站住！」羅雨懷氣急敗壞地在後頭叫罵。

「桑靜，救我！」南宮毅看見她，彷彿看見救世主般朝她狂奔而來，縱身撲進她懷裡。

她一把將他抱住，疑惑的看看他，再看向追來的羅雨懷。

羅雨懷臉上有著藏不住的憤怒，精緻的臉龐頓時有些猙獰。「又是妳？」

「懷姨娘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桑靜問。

「妳這個姊姊是怎麼做的？為什麼不看好他？」羅雨懷將手一攤，掌心裡是一只斷頭的玉菩薩。

她一震，「這是……」

「這是我娘給我隨身佩戴的玉菩薩，他卻把它弄斷了！」羅雨懷怒瞪著躲在她懷中的南宮毅。

桑靜看著南宮毅，神情嚴肅地問：「小少爺，真的是你弄斷的？」

他揪著臉，「我、我不是故意的……」

「還說不是故意？」羅雨懷氣怒地道：「你已經不是第一次溜進我房間亂動我的東西了！」

「懷姨娘，我相信小少爺絕對不是故意要弄壞妳的玉菩薩的。」桑靜試著安撫盛怒的羅雨懷。

「不是故意的？」氣不能發在南宮毅身上，羅雨懷便遷怒於她，「妳這個卑賤的奴婢，妳懂什麼？妳知道他有多壞嗎？」

「懷姨娘，」既然玉菩薩真是南宮毅弄壞的，桑靜也沒什麼好說，只能低頭認錯，向她賠罪，「請妳息怒，小少爺還小，難免調皮，請妳原諒他。」說著，她輕拉南宮毅一下，「小少爺，快跟懷姨娘賠不是。」

南宮毅看了羅雨懷一眼，扭頭抱著桑靜，「我不要，誰教她壞。」

「你還說我壞？你這個沒娘教的小鬼！」羅雨懷氣到口無遮攔。

桑靜一聽，神情一凝，「懷姨娘，請妳收回這句話。」

羅雨懷瞪大眼，「什麼？」

「小少爺犯錯是事實，但自幼失去娘親呵護不是他的錯，妳不該拿這個來傷害他。」桑靜義正詞嚴地道。

羅雨懷羞惱的瞪著她，「妳這是在教訓我嗎？」

「如果小少爺犯錯是因為沒娘教，家教不好，那麼說出這種話的妳，家教自然也好不到哪兒去……」

桑靜話未說完，羅雨懷已經一巴掌打在她臉頰上，她被打得耳鳴又眼花，好半晌回不了神。

南宮毅見最喜歡的桑靜被打，又氣又急地大叫，「妳為什麼打桑靜？妳是壞人！」

羅雨懷一把抓住他的手，兩隻眼睛惡狠狠的瞪著他，「你不乖，她就代你受過，要是你以後再敢惹我，我就打死她！」說完，她扭頭就走。

「桑靜……」羅雨懷一走，南宮毅便抱著桑靜，眼裡含著淚，他驚嚇且自責，桑靜是因為他才挨打的。

桑靜溫柔的笑視著他，「我沒事。」她蹲下來，輕捧著他的臉，「小少爺，弄壞或是搶奪別人寶貴的東西是不對的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南宮毅咬咬唇，「我知道。」

「很好。」她一笑，「答應我，以後不能再隨便跑到懷姨娘那裡去。」

他點點頭，看著她紅紅的臉頰，「是不是很疼？」

她淡笑，「是有點，但不礙事。」

南宮毅伸出手輕輕的揉著她的臉頰，一臉歉疚。旋即，他不知想起什麼，眼底迸出兩道興奮的光。

「桑靜，妳放心，懷姨娘很快就會不見。」

她一怔，「不見？」

「要是她對我不好，就會像繡姨娘還有蓮姨娘一樣不見。」

「蓮姨娘跟繡姨娘？」她從不知道這兩個女人的存在，也沒聽過，她們是誰？所謂的不見指又是何意？

「蓮姨娘跟繡姨娘不見以後，懷姨娘才來的。」他續道：「父親說她要是對我不好，也會不見。」桑靜的腦袋轟的一聲，被他的這番話炸得她頓時失神。她的腦袋空白了一會兒，才慢慢恢復意識。顯然的，在羅雨懷之前，南宮縱除了妻子袁秀熙外還有兩名侍妾，而她們都消失了。

她想起法國作家夏爾·佩羅所寫的故事——《藍鬍子》，心想南宮縱該不是有什麼恐怖的癖好吧？若真是如此，袁秀熙就不是病死，而是橫死。

他到底對袁秀熙做了什麼？他說她是個無情的娘親，難道是因為他認定袁秀熙對他的獨子有害而將她殺害？

不，不，這真是太可怕了……想到南宮毅將被這樣的父親養大，桑靜不禁頭皮發麻。

「小少爺，」她抓著他的肩膀，表情驚慌，「你記得你娘親的事嗎？」

南宮毅聞言臉上的笑意瞬間消失，他皺起眉頭，一臉憂傷。

「小少爺，你記得她的事嗎？」她壓抑不了內心的激動，語氣變得急切，「你還記得她嗎？」他搖搖頭，「不記得，不記得了。」

「她也像蓮姨娘跟繡姨娘一樣『不見』了，是嗎？」

「娘親她……」他眼裡含著眼淚，神情茫然無助。

知道自己嚇到他了，桑靜連忙將他抱入懷中，「好孩子，不想不想，什麼都不要想，我會保護你的，不管發生什麼事，我都會保護你的。」

南宮毅點點頭，也緊緊的抱著她，「桑靜，妳可以當我的娘親嗎？」

「小少爺？」

「我想要娘親，我不想當沒娘的孩子……」他說著，忍不住哭了起來。

桑靜輕聲安慰，內心卻心亂如麻，南宮縱對兒子疼愛有加，不捨得孩子受委屈這點她可以理解，但他若為此對那些女人做了可怕的事情，那麼對南宮毅的影響或傷害將會極大。

她該怎麼做？她該怎麼辦？

半夜裡，雷聲大作，瞬間就下起大雨。

羅雨懷醒過來，只覺得一陣冷，原來是被子已不在身上。

她伸手摸了摸，尋不著被子，困惑地坐了起來。黑暗中，她看見被子落在床邊，於是將身子挪移到床側，伸出手去撈。

可當她抓住被子，卻發現怎麼都拉不起來，被子的另一角繃得死緊，像是被什麼壓住，又像是被扯住。

突然，一記閃電照亮了黑暗，在那稍縱即逝的光亮中，她發現有人在她房裡，而且就在被子的另一端。

「啊！」她驚叫一聲，鬆開了手，整個人失去重心往後跌坐在床上。

在她翻身爬起的同時，她聽見沙沙聲，那人來到她床邊，冷冷的開口——

「嚇到了？」

她認得那聲音，是南宮縱。

知道是南宮縱，她鬆了一口氣，「是你？」定定神，她終於在幽暗中慢慢的覷見了他的面容及身形。

自她嫁進侯府後，這是他第二次進到她房裡，而且還是深更半夜，這太不尋常，讓她忍不住猜想著他所為何來？

「侯爺進京，不是說明天才會回來？怎麼大半夜的回來了？」

南宮縱沒說話，只是在床邊坐了下來。

見他坐在自己床邊，她心頭一顫，驚疑不已。「你……你做什麼？」

「這回進京，」他聲音平緩，聽不出任何的情緒起伏，「皇上問起我們的事。」

羅雨懷神情困惑，「我們？」

「是。」他琥珀色的眸子在幽暗中一凝，「皇上說……我該多生幾個孩子以延續南宮家的香火。」

聞言，羅雨懷先是一愣，旋即意識到一件事，那就是不曾碰過她的南宮縱，或許是因為皇上的話才會在深更半夜來到她的房裡。

「侯爺，你……」她話未說完，南宮縱伸出一隻手，輕輕的捧起她的臉。

羅雨懷心頭一悸，驚疑不定的看著他。

她從來不愛他。她爹羅謙跟南宮遠極有交情，不只在公務上有不少接觸，私下也密切往來，因此她跟其子南宮翔在多年前就已相識，她一直以為自己嫁的會是南宮翔，不料最後卻成了南宮縱的妾。

嫁都嫁了，她本也打算認命的跟了南宮縱，替他生孩子，可他對她視若無睹，別說床第之間的恩愛纏綿，就連情話都不曾說過一個字。

她國色天香，可他卻對她不屑一顧。她怨他，也討厭他的兒子，她沒有一天不想著要離開這裡，只可惜她哪兒都去不了。

對她來說，平遠侯府像是地獄，唯一的安慰，是偶爾能自西府那兒得到一點關愛寵幸。

她本以為南宮縱永遠都不會碰她，如今他難道改變主意了嗎？

「侯爺，你先等等，」她有點慌，也有心驚，「我今晚恐怕不方便……」

南宮縱聽了，突然低笑起來。

「妳今晚不方便？妳以為我要做什麼？」他目光一變，方才輕捧著她臉頰的手迅疾地移動，虎口一開，緊緊的掐住了她的頸子。

羅雨懷感覺頸間傳來劇痛，空氣漸漸稀薄，她瞪大了雙眼，驚恐的看著正冷冷笑視著自己的他，「呃……侯、侯爺……呃……」

「聽說妳打了桑靜？」他沉聲問道。

她陡地一驚，他怎會知道？是桑靜還是南宮毅告的狀？不過更讓她震驚的是，一向不愛管事、個性冷酷的南宮縱竟因為她打了桑靜而發怒。

她可是兵部郎中羅謙的女兒，過往也算是這府裡的主子，責罰婢女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？他這般維護一個下人，將她的面子置於何地？！

她害怕卻又氣憤的說：「她……她對我不……不敬……」

南宮縱唇角一撇，「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警告妳，要是妳敢再對桑靜動手，我絕不饒妳。」語罷，他手臂一振將她甩到床上，起身便朝門口走去。

羅雨懷嗆咳不止，淚水模糊了視線，她望著門口，整个人不斷發抖，因為恐懼，也因為羞憤。

「南宮縱，我恨你！」

這日，桑靜帶著南宮毅在院子裡玩他們一起做的風車，玩得正盡興，忽有兩人經過，是從西府過來的南宮遠及他的次子南宮翔。

南宮遠瞥了他們一眼，沒說什麼便走了，可南宮翔打量著桑靜，不知在想些什麼。

「還不走？」見兒子突然停下，南宮遠微蹙眉頭。

平素沒事，他是不會到侯府來的。今天前來，是為了跟南宮縱商討秋狩佈兵之事。

「爹，我許久沒見到毅兒，跟他玩一下。」南宮翔頭也不回地說：「反正您跟堂兄說話也沒我插嘴的分，您去就好。」

南宮遠哪裡不明白兒子的心思，再看了桑靜一眼，隱諱地說了句，「別在這裡惹事。」

「孩兒明白。」南宮翔一笑。

南宮遠低低歎了口氣，旋身離開。

他前腳一走，南宮翔立刻走向桑靜跟南宮毅。

桑靜不曾見過他，自然不知道他是誰，直到南宮毅不情願的喊了一聲「三堂叔」，她才知道眼前的男子的身分。

「奴婢見過三爺。」她行禮如儀向他問好。

「我沒見過妳。」南宮翔上下打量她，「新來的？」

「奴婢已經在侯府幾個月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南宮翔兩隻眼睛不安分的盯著她瞧，「做什麼的？」

「奴婢專責照顧小少爺。」

「喔—」他故意壓低聲音，「照顧小鬼不容易吧？我堂兄寵溺這小鬼，沒幾個人受得了。」

「不，我很喜歡小少爺，也跟他處得很好。」

聞言，他也些驚訝，「真是稀奇，居然有人喜歡這個惱人的小鬼？」

「請三爺不要在孩子面前說這樣的話。」桑靜神情凝肅，「小少爺有名有姓，不叫小鬼。」

南宮翔挑挑眉，不以為意地說：「鬼養出小鬼，也是正常之事。」

桑靜皺眉，這話是什麼意思？那鬼指的是南宮縱嗎？

這時，她感覺到南宮毅緊緊抓住她的手。她轉頭望去，只見他一臉「我不想看見他」的表情。

看來，他一定很討厭南宮翔。別說是他，她也覺得南宮翔討厭。

「三爺，奴婢得帶小少爺去清洗一番，失陪。」說罷，她拉著南宮毅就要走。

「欸！」南宮翔一把拉住她的手，「三爺我還有話跟妳說。」

「奴婢與三爺有什麼話可說？」她面露不悅。

見狀，他起先覺得訝異，旋即一臉饒富興味，「真是潑辣，我最喜歡妳這種有脾氣的女人了。」

桑靜秀眉一擰，用力的甩開了他的手，南宮翔卻不肯放過，再次攫住她的手臂。

「放手！」她怒視著他。

「你放開桑靜！」南宮毅也生氣的瞪著他。

南宮毅哼了一聲，「你這小雜種閃遠一點！」

聽見他罵南宮毅是小雜種，桑靜整個理智斷線，她奮力的朝南宮翔的胸口一推，南宮翔一個重心不穩，踉蹌地倒退兩步，頓時惱羞成怒。

「妳好大的膽子！」他怒瞪著她。

她不甘示弱地回嗆，「你膽子也不小，居然敢說侯爺的兒子是小雜種？！」

「哼！」他不以為然地冷哼，「他是雜種，他的兒子當然也是雜種！」

「你……」他說南宮縱是雜種？這又是怎麼回事？

「妳不過是個侍候雜種的女人，居然敢冒犯於我，我看妳是活膩了！」南宮翔一個箭步上前攫住

桑靜的肩膀，抬手便要修理她。

「三爺！」秋嬈嬈及時制止了南宮翔，她快步跑過來，態度恭謹地道：「桑靜若有冒犯，老身代她賠罪，還請三爺手下留情。」

南宮翔陰沉著臉，這秋嬈嬈雖說也是侯府的下人，但地位可是和一般僕婢不同，對南宮縱來說，她不只是姆媽，而是猶如母親般的存在。

他再怎麼囂張，這面子也是要賣給她的。

再說直至目前，南宮家當家做主的依然是南宮縱，在他爹還沒上位前，南宮縱終究是他惹不起的人。

「哼！」他放下手，怒視著秋嬈嬈，「我今天就賣妳一個面子，下次這女人要再敢不敬，我絕不饒她。」

「三爺大人有大量，老身代桑靜道謝。」秋嬈嬈彎身一禮。

南宮翔斜瞥了桑靜一眼，趾高氣揚的走了。

他一走，桑靜便拉著秋嬈嬈，「嬈嬈何必向他低頭認錯？明明是他……」

「桑靜，」秋嬈嬈打斷她，不以為意的搖搖頭，「我只是不想讓他給侯爺添亂，並不是向他低頭。」她恍然大悟，這才意會到秋嬈嬈的用心。「原來嬈嬈是為了侯爺才對他如此低聲下氣。」

秋嬈嬈淡淡一笑，「為主子分憂解勞，本就是我們該做的事。」

桑靜感佩秋嬈嬈的同時，也想起秋嬈嬈既是南宮縱的姆媽，那麼對南宮縱及南宮家的了解肯定不少吧？

南宮縱與南宮翔雖是堂兄弟，但顯然感情不睦，不知這中間是否有什麼祕辛……對了，他為什麼說南宮縱是雜種？

「秋嬈嬈可以問妳一件事嗎？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桑靜低頭看著還緊緊拉著她的手的南宮毅，她不能在他面前問起這件事，那對孩子來說實在太受傷了。

「晚一點我再去找妳，好嗎？」

秋嬈嬈頷首，「嗯。」